

18.55

武岡文史資料

8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冈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h121104

武岡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冈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1)
武冈历史沿革	匡前蔚 许超凡 (3)
我在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时候	刘公武 (7)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在武冈	吴启仁 (15)
武阳之捷开湘西会战胜利之先声	强剑衷 (28)
抗日战争后期我参加江口战役的回忆	肖 峥 (37)
抗日战争中武冈扶冲追击战始末	许超凡 (48)
武冈回马山阻击溃窜日寇之战	曾弥高 (51)
日寇暴行实录	陈升魏 (56)
周调阳与都梁图书馆	欧华璋 吴启仁 (61)
回忆父亲、严师——鄢远猷教授	鄢祖絮 (65)
武冈书画家龚度先生传	陆敬时 (69)
邱清泉之死	肖佛南 (71)
罪恶累累的匪首谢光明	许超凡 (81)
法相洞天	杨运焰 (88)
征稿启事	(91)

前 言

《武冈文史资料》第一辑与读者见面了。根据全国政协文史工作会议精神，我们的工作，重点在征集、整理、抢救、编辑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有关武冈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史实资料。

武冈古代为湘西南重镇，地当东南各地入云贵要道，据历史记载：西汉建都梁侯国，宋代建武冈军，元代建武冈路，终明一代为明岷王封藩地，明末永历帝（桂王）曾驻蹕于此，为奉天府。在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从武汉迁驻武冈，使武冈成为抗日后方重地。抗日战争后期，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湘西作战，其主要战场，就是在当时的武冈境内及其附近。由于天设大山，人置重兵，将士用命，这次战役终以日寇的溃败而告结束。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武冈文史资料》第一辑，即以抗日战争中战士浴血奋战的业绩和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驻武史实为重点，在这两方面选印了资料七篇，此外还有人物资料五篇，其他资料两篇。这些资料，可供研究武冈近代史作参考，也可作为学校乡土教材，以使青年一代知道我们的前辈在武冈这块土地上，为民族、为国家、为家乡所作的贡献。

《武冈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是在中共武冈县委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同时，社会各界人士，或为积极撰稿，或

为提供资料，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在此谨致谢意。

武冈自清光绪以来，县志失修，加之迭经动乱，资料散失，今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还很艰巨，希望各界贤达，知情老人，继续鼎力支持。我们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武冈历史沿革

匡前蔚 许超凡

武冈历史悠久，建县很早，远在西汉文景之际，就有武冈县的设置〔注〕：今县城北五里有武冈山（即今同保山），历代为防守重地，武冈县即因此山得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西汉王朝颁布“推恩令”，准许王国内置侯国，封长沙王子遂为都梁侯，侯国故址在今县城东五里之七里桥。武冈称都梁自此始。王莽夺取西汉政权后，取缔侯国制度，都梁国改县。公元二五八年，三国吴末帝宝鼎元年，复改都梁县为武冈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因避司马昭讳，改昭陵郡为邵陵郡，武冈原辖地分置武冈、都梁、建兴三县，同隶邵陵郡，此时武冈县治在今县城西南。南朝宋武帝改武刚县，梁武帝天监元年，因避太子纲讳，改武刚县为武强，仍隶邵陵郡。隋统一后，废都梁县入邵阳县，以武强县地置武攸县。公元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改邵陵郡为邵州，武攸县再改武冈县，隶邵州。

公元九九七年，北宋太宗至道三年，分全国为十五路，

〔注〕：《考古》1978年第4期271页，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一文载：1958年长沙汉墓出土官印中有“武冈长印”，印正方形，边长2.2厘米（见附图3.15）。该文考定此印为文景之际物。我们认为，西汉官印系出土实物，当为可信。

武冈隶荆湖南路邵州，县治移至资水上游北岸，即今武冈县城所在地。公元一一零五年，宋徽宗崇宁五年，升武冈县为武冈军。公元一一五五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置绥宁、新宁二县，武冈军领绥宁、新宁二县。自北宋至今，武冈县治无变动。

公元一二七六年，元世祖至元一三年，置武冈安抚司，第二年升为武冈路总管府，仍领武冈、绥宁、新宁三县，今武冈城为路治所在。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改武冈路为武冈府，第三年降武冈府为武冈州，领新宁一县，隶宝庆府。公元一三九二年，明太祖封其十八子朱榑为岷王（封地在甘肃岷州），公元一三九六年以云南新附，必须亲王镇抚，岷藩迁云南。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将朱榑从云南迁至武冈，王府在今武冈大皇城，仍称岷王。岷王自朱榑受封至明灭亡，共历十四代，凡二百七十二年，在武冈时间长达二百四十二年，故称武冈岷王。公元一六四七（清顺治四年），南明桂王（即永历帝）及其将刘承允进驻武冈，曾改武冈州为奉天府。

清朝，武冈州仍领新宁县，隶宝庆府。武冈州下辖四厢、九乡、三十一里，一百三十六团、二十四村、十三洞。

民国废道、府、州三级，存省、县两级。武冈州改武冈县，废四厢、九乡、三十一里，改九区、一百零八团。九区名如下：第一区（城关）、第二区（万安）、第三区（儒林）、第四区（高沙）、第五区（洞口）、第六区（山门）、第七区（荆竹）、第八区（紫阳）、第九区（白仓）。一百零八团名略。

公元一九三五年，废区、团，置乡。分三十七乡镇名列

如下：

武陵镇 同仁乡 安仁乡 兴仁乡 居仁乡 蓼源乡
蓼清乡 蓼溪乡 蓼澗乡 蓼洪乡 平善乡 平元乡 平镇
乡 治安乡 双龙乡 和康乡 和亲乡 紫云乡 紫阳乡
金龙乡 文行乡 忠行乡 长乐乡 安乐乡 石江乡 黄桥
乡 智胜乡 教信乡 广益乡 仁爱乡 唯一乡 古峰乡
康宁乡 四望乡 乐群乡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湖南划分十个行政督察区，武冈隶第六行政督察区，即邵阳专区。此时武冈县境，西界绥宁，西南接城步，南接新宁，东连邵阳、东安，北邻黔阳、溆浦。东南距西北三百一十里，西南距东北二百六十六里。人口八十余万。

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重新设区，原三十六乡一镇，按六区划分。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县调整为十二区，一百五十二乡，一镇六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划县，将原武冈第八区、第九区、第十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和第三区、第七区一部份乡，共计八十二乡划出成立洞口县，而第一区、第二区、第四区、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三区、第七区一部份乡，共计七十乡仍保留为武冈县。划县后，武冈县按规划体制另设十一区，三百三十三乡。一九五三年三月体制调整，区未变动。乡则数目减少，分辖地域扩大，除大田区双江乡杉树坪、岩底、罗洪、司机塘一带共六村划归新宁县管辖外，全县改设为一百七十二乡。一九五六年元月马头桥区十八乡，除骑龙乡内留三个村外，其余全部划归新宁县管辖。邓家铺西平乡和宝山乡大部份村划归隆回管辖。同时，洞口县东边、下山、草堂等三个乡划归武冈县邓家铺区管辖。同年四

月撤区并乡，全县改设为二十九乡、一镇。一九五八年，政社合一，全县改建为十个人民公社，九十九个生产大队，七百九十二个生产队。一九六一年恢复区制，全县改设为七区、一镇四十八个人民公社，五百四十八个生产大队，四千九百零三个生产队。

一九六五年五月，新宁县长乐公社三联、新联等九个大队划为武冈管辖。经过“文革”十年动乱后，到一九八三年为止，全县共有七区、一镇，三十二个公社，四百八十七个生产大队，六千五百六十二个生产队、六个街道居民委员会，一百一十六个居民小组。

一九八四年四月重建乡制，区、镇未动。重新将三十二个公社改为乡，四百八十七个生产大队改设为村。六千五百六十二个生产队改设为村民小组。一九八五年三月又将四个乡改为四个镇。全县共辖七区、五镇（其中一个区级镇），二十八乡。

全县人口，一九八三年，共有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十四户，六十万零七千二百一十八人。（其中农村人口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七人，非农业人口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人，

一九八五年，总人口六十一万六千一百六十八人，其中农村人口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二点二五，非农业人口四万七千七百七十人，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七点七五。民族以汉族为主。其他回、苗、壮、布衣、满、侗、瑶、白、土家、黎、高山、水、仡佬等十三个少数民族，共计七千二百多人。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五年，隶湖南邵阳地区，一九八六年初，邵阳地市合并，隶邵阳市。

县境东北与隆回、邵阳接壤，东南和新宁相邻，西南与城步毗连，西与绥宁相依，北与洞口交界。东西横跨六十点八公里。南北纵长五十四点四三公里。总面积一千五百四十八点九六平方公里，折合为二百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九亩，占全省面积百分之零点七三。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解放，至今三十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日新月异，成绩显著。一切新人新事，容另文记述，在此恕不赘言。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

我在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时候

刘公武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是一九三八年秋撤退到武冈的。其时日寇侵略，气焰嚣张，华东、华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武汉保卫战势不可免，武汉分校奉命后撤。原来是打算迁邵阳的，后来发现武冈祠堂、庙宇多，大院子多，容量大，符合要求，才决定迁移武冈。军校初到武冈时，校本部就是驻在城南陆家大院子，紧邻张家花园作为职工宿舍，直到新房建成，校本部才迁到法相岩。

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为了整军，把整编师的军官和军士调来训练，所以这时的武汉分校设有一个军官总队和一个军士总队，共二千人以上。周盘为军官总队队长，张言传为

军士总队队长，是以轮训在编的军官和军士实施短期训练为主要任务。

芦沟桥抗战军兴，七月九日早晨，适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纪念日，我先看到了号外报导芦沟桥抗战的消息，在全校纪念大会上讲话，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历史意义，赞颂了芦沟桥英勇抗日的壮举，指出这是民族战争的号角吹响了，中华儿女都要奔赴疆场，挽救国家危亡。不料我的话音刚落，这时分校主任刘绍先立即走到台前，恣意地说：“这是地方常发事件，不足为怪，很快就要解决的。并扬言一些原留住平津不为国民党政府所容纳的旧军官，都投奔到“满州国”去了。”他的话没讲完，台下突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全场怒吼，震动大地。刘绍先吓得呆若木鸡，脸色苍白。没等正式散会，便各自行动，带队走出了会场。我刚走下讲台，侯连瀛老教官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愤激地说：“这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大事，决不能忍辱下去”。紧接着队长、教官们纷纷来到我处，抗议刘绍先恐日崇日的丑恶行为。当天下午，借驻武昌宪兵第三团团部集合开会，会上群情激愤，一致决定，由到会者具名报请蒋介石校长撤免刘绍先。在全民族统一抗战形势发展之下，刘绍先被撤职，改调成部分校主任李明灏来接替。在新旧交替的空间，由于全校同学强烈请战，提前举行了结业仪式，各自奔回原部队，走上抗日前线。在他们临走之前，适复旦大学教授洪琛先生率领抗日救亡宣传第二队来到武汉，我们热烈欢迎他到武昌南湖军校礼堂演出。同学们观看了“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愤激万状，急不可待地要求尽快上前线洗雪民族屈辱之耻。这足以表明，武汉分校是具有爱国抗日的光荣传统的。

李明灏接任分校主任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必须大量培养速成下级军官，即按照中央军校本校期别，决定从第十四期起，招收青年学生，实施培养初级军官的正规教育。

由于南京、南昌相继沦陷，日寇侵略军分两路沿长江逼武汉，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分校撤迁来武冈后，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又称武冈分校。十四期总队和十五期总队同时在武冈建立，我带着在武汉招考的第十五期一部分学生，从武昌乘火车到湘潭易家湾下车，然后徒步到达武冈。路上餐风宿露，但人人精神振奋，没有一个掉队的。还一路上进行抗日宣传，充分表现了青年学生从军救国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开始，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两个总队都集中驻在武冈县城乡祠堂。不久又招考了第十六期，则分驻在高沙镇。因此，武冈顿时改观，成为活跃的抗日后方重地。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实行全国全面抗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和各分校从第十四期起则又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军校在南京时，从第八期起，招考高中毕业生，三年毕业。但到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缩短为一年毕业，是为当时抗日形势的需要所决定的。从第十六期起，又延长至一年半到两年毕业，这是在抗日战争的相峙阶段的情况下，为提高军队素质所应采取的措施。

当时军校正规的教育，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军事教育，由教育处主管，处长为李亚芬，继为周磐，设军事教官会同总队各级队长分负典、范、令上课及技术锻炼，操场上操与

野外演习之责，二是政治教育，由政治部主管，主任刘公武，继为沈清尘，设有政治教官，分上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民众组织与训练等课，另设政治指导员分驻队上，担任学生思想言行考核之责。

所设立的国民党特别党部，由分校主任李明瀚兼任特派员，书记长则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主管特别党部的工作，至于办理吸收党员手续，则归驻队的政治指导员负责，定期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举行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

军校迁到了武冈，感到地方偏僻，看不到当天发行的报纸，情势所迫，我乃商得李主任的同意，由政治部创办《战斗日报》，自兼报社社长，调政治教官龚次榆当总编辑，他原在江西南昌是著名的办报能手。军校自设电台，直接收录中央通讯社和新华通讯社发布的电讯。《战斗日报》为四开型版，编排醒目出色，内容生动丰富，不但供应军校教学人员所需的精神食粮，而且特别受到地方广大群众的欢迎与爱好，对武冈风气的开通起了促进作用。我离开后，报社的编辑人员也更换了，以后变化情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分校驻武冈为时七年，训练了第十四期到第十九期共七期学生，补充了军队基层干部有生力量。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有的立了功，有的献出了生命，军二分校在这方面对民族、国家是有积极贡献的。

再提及到我兼任武冈县县长的事，本来是题外之音而为另一章目，但对此传说不一，五月省政协全体会议时，曾老光炎兄一再力促我写出有关在武冈兼任县长特别是治匪的历史资料。我总觉得有自我吹嘘之嫌，不愿写。这次见到县政协来文，又叙及到这段史实，感到自己亲身经历，责无旁

货，只好乘写此文而附及之，或可见谅而不是多余的话罢。

中央军校第二分校驻武冈时，我担任政治部主任，之所以兼任武冈县长，是在长沙大火之后，湖南局势混乱，当时担任武冈县县长的宋仁楚（黄埔军校五期，宋希濂的大哥）出巡到南乡，被土匪围困在一个碉堡里。李明灏主任闻讯，立即调派一个加强连火速驰往救援。他在解围脱险之后，无面再回到县城，要求保送出武冈县境而从东安晋省去提出辞职了，乃由地方士绅会商，公举林拔萃出任县长，林爱乡情切，义不容辞。他到任后主要为解决对张云卿股匪招安问题，一方面决定增加田赋附加，以供应匪部所需给养，另一方面诱张云卿就范，临时安排匪部驻守洞口，担负护路一责。但张极狡猾，匪性难改，表面上接受安抚，却在从洞口过雪峰山至洪江一线，拦路设卡，强征过路税。（当时公路只修到洞口为止），除公开对过路的每一乘轿夫和每一肩挑步担者勒索买路费外，还暗使匪徒对行人拦路劫抢。这反而成为了养匪纵匪之局，更是人言啧啧，怨声载道。

一九三九年三月，当我从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学习结束转湖南时，李明灏主任电嘱我先落长沙往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一谈。先不明其意。在和薛主席会晤时，亦未语及武冈地方事，待我回到东茅街旅社，我的复旦大学老同学陈嘉俊同志随后跟踪来到，他当时担任省政府交际科长，面称刚见到薛长官的手令，给林拔萃撤职查办，派你接任武冈县长，要我马上前来通知你，请你去吃饭并和方学芳（薛的妻舅）总参议谈话。我方恍然而悟，原来如此。但我坚定地认为林拔萃无过，他在地方上是一个有学问有声望的人。要我负责去解决地方问题，对林拔萃不

收回“撤职查办”的成命，而改变以调省另有任用的发表方式，我不能接任武冈县长，我也决不会干。薛听来有理，立即同意我的请求，乃明令发表“林拔萃调省另有任用”的新命。以后听说薛的左右大都是林老陆军大学特三期同学，初见到林拔萃撤职查办手条，为之愕然，继知道我的请求才加以改变，方觉释然，感到对老学长才有面子。

我接受任命之后，转回去武冈，到洞口下汽车，首先是驻防洞口的省保安团团长魏逸群（他是桃花坪人）来接。我要立即去会见张云卿，他不同意说：“张云卿住的大门口架着轻机枪，岗位重重，你怎能够一人去会见他呢？”我坚决要求只派一个带路人同去，其他一切不要他负责。张云卿在手拿拨壳枪的左右护卫下接见了。我首先自我介绍是驻武冈军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新被任命兼任武冈县县长，前来拜访。看来他表现有点意外。我就和颜悦色的向他说明来意，是来和他结交为知心朋友，是来帮助他的。我开门见山地说：“你是武冈人，你要为子孙万代着想，你要为张家门第增光。今天国家民族处在大难中，这是你的大好机会，你把队伍带去参加抗日，立功杀日本鬼子，为国报仇雪耻，那你就出头了。林县长为了你，增收田赋附加，加重了地方负担，省里不同意，认为他擅自作为，是非法的，要给他撤职查办。他为你背过，是为你好，给你找出路。我听说他已和李精一（邵阳人，武冈人的女婿）师长商量好了，可以给你一个营的编制，你当营长，以下的人都归你调派，大家都有出路，如抗日有功，何等光彩。这是你唯一机会，你也应当讲义气，不要辜负林县长对你作为同乡人的一番好意，等等。”我这样的开导激励他，也等于是说教，他毫无表情地

瞪着双眼盯着我，老是一声不吭，不道可否。自然我不能等他的回答，只是最后地说：“我来兼任县长，抗日战争不结束，我是不会走，不会离开武冈的，我有责任安定地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巩固抗日后方，那你就和我合作。不然，不好相处，那就会搞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那就不好了。”他还是不表态。我既是忠言，也是警告，何去何从，当然由他选择。我欣然告辞而出，他竟然一直把我伴送到旅社。魏团长见到我，才放下心来，对我说：“我的爹爹，你好大的胆啊！”

我回到县城，没有回家，就先直进县政府拜访林县长，相见之下，如同旧识。我恺切地对他明言，我是萧规曹随，凡是他所决定没办完的事，我决继续办。对于新增的田赋附加扫尾，还是征收，决不中断，对省方由我负责申报。对于张云卿的问题，我决计设法完成任务，都请放心。自然，他已感到困难重重，搞不下去了，就此下台，正如其愿。我就发动群众，大举欢送他卸任回竹篙塘老家。

我在新上任之初，一方面和李主任商量好，要求他部署三个大队同时出动扩大演习，首先把练习营枪兵开进泡洞驻守，作为演习后方。然后兵分三路从黄桥、高沙和县城同时向西北方向前进，想定目标，会合到洞口、山门，摆好阵势，大事张扬，声势浩大，道路传闻，真象不明。另一方面动员县城张、许、龚等诸大户出面，大办猪羊酒礼，大张旗鼓，宣传欢送张云卿率部出发抗日。在这样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情况下，特别是军分校大规模演习作战，起了威慑作用，张云卿自知抵挡不住，才被迫率部离开武冈县境，打出国民党正规番号，开赴广西桂林前线。至于一些零星小股，

县政府宣布，自动缴枪的，按长短枪作价收购，并发给良民证，回家生产，保证人身安全。于是南乡程光大带领其所属二十余人，携同长短枪来到县政府公堂前，架起枪支请求点收。我亲自出面对他们讲话，表示欢迎，加以鼓励，如实兑现，按枪付款，每人发给良民证，招待用餐后，各自回家。这事当时《战斗日报》大事宣传表扬，是起作用的。再有个别单独行动匪徒，由各乡公所就地解决。从而武冈长期匪乱、伸匪勾结，借匪自重，为害地方的局面，才为之一变，全县治安，得以维持，但人民也只是一时得到安居。张云卿正如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以后又死灰复燃，横行乡里，直到解放，张云卿伏诛，方算彻底解决。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于长沙